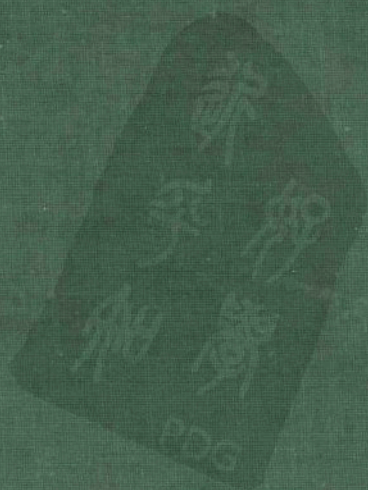




編 印 緣 起

我國之邊疆包含國防、界務、邊地之開發，以及語文宗教習俗各異之蒙藏維哈及其他各種宗族間之問題，其關係國家之安危極爲重要。清初百餘年間，對邊地採取封禁政策，遂使邊腹阻隔，情誼鮮通。道咸以降，西力東漸，我以疎弱最甚之一環，當列強侵略最激之要衝，國土日蹙，邊事日棘，胥由於此。

本社有鑒於邊疆問題研究之重要，復以戰亂播遷，文獻散佚，因有發刊邊疆叢書之計劃，特約請廣祿、李學智、歐陽無畏、李毓澍諸先生，並商定由李毓澍先生任主編。分就蒙古、西藏、新疆及東北各省區，挑選有關重要典籍，分輯陸續刊印，並擔任各書之簡介批評。其有手稿、珍本、孤本或鈔本，更多方由海內外設法蒐集，擇尤景印，以廣流傳。

今第一輯十六種，業已印齊，承蒙海內外讀者雅愛，惠予預訂，本社至深紹感。惟羅家倫郭寄嶠兩先生以公務繁忙，原惠允賜撰序文，稍有延緩，本社以讀者預約在先，未敢再事延期，僅先裝釘若干，分別郵寄。總序印就後另函寄奉，尙乞諒察。

影印吉林通志序

歐陽無畏

清光緒十七年（西曆一八九一）吉林將軍長順奏開闢修吉林通志，時上距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〇）中俄北京續增條約割讓烏蘇里江迤東遂使俄境貼隣朝鮮，而我之吉林成爲無海之疆者已三十一年。越三年而有中日甲午之戰，又十年而有日俄之戰，而後吉林與奉天及黑龍江始正式分建行省。然東三省之稱名，已見乾隆十八年（西曆一七五三）上諭。先名後實而有通志版修於先後之間，會有不得不爲之之時也。蓋自光緒八年（西曆一八八二）而後，五年之中，界爭交相疊起，俄勢益偪，朝鮮脫控。當事之賢，爲使龍興發祥之區，不罹麥秀黍離之痛，故斯志之作，誠所謂：「懷締造而思艱，念貽謀而繩武，庶冀得召公而闢國，盡復迺疆迺理之規」者也。

始中俄勘分吉林東境，侍郎成琦未能據約文界記八牌，與俄員舒利經所繪圖中紅線十二牌覈實牌數與各牌確址。迄光緒八年，俄兵逕踞黑頂子。翌年，擅越興凱湖設卡。十年，驅逐秦孟河一帶華民。皆由界址湮失，俄得恣意肆力。十二年（西曆一八八六）中俄重勘東界，中國勘界大臣吳大澂據約文力爭，終獲自沙草峰展拓十八華里，於距圖

們江口三十華里處，會同俄方公同監立土字界牌結案。惟照準條約紀文原定土字界牌應距江口二十華里，則吳大澂之所爭，仍短歟十華里，雖然，自曾紀澤修訂伊犁條約，數年後有此外交成就，殊未可苛求者也。

始光緒八年，朝鮮在中國代爲主持外交之下，與美英德法日俄各國相繼建交通商，海禁大開隣寇深入，中國上邦，實不克力任保護，數年之間，形勢變革，朝鮮名雖藩列，心實漸離。越圖們江之私墾既蔓延，執康熙碑之地名而妄指，竟圖鳩佔長白，跨陵海蘭。光緒十一（西曆一八八五）及十三年（西曆一八八七），吉林朝鮮兩度勘界，正流圖們分限雖定，江源石乙紅土難決，繪圖存查而止，案遂懸擱。吉林勘界委員德玉、秦瑛、方朗、等事後「稟覆勘吉韓界務情形文」末建議咨請總署，按圖指定界址，以石乙水源定界，自小白山東麓起，迄茂山城止，摘要立碑。光緒十五年（西曆一八八九），吉林將軍長順遂據稟設立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等字之碑十。碑立後兩年修吉林通志，志中詳載十碑實址及各碑相距里數而不載原稟，惟冠語存考。

其後，朝鮮亡於日本。光緒末季日本誣捏「間島」妄名，釁爭滿韓邊界。顧所據其陸軍步兵中佐守田利遠於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日本明治三十九年）著刊「滿

洲地誌」中，煥言：

「今界爲康熙五十一年烏喇總管穆克登所定，豆滿江（按：朝鮮名圖們爲豆滿）北岸設有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等字之碑十」。（見該誌下卷頁四七二）守田斯語，斷然出諸吉林通志。日人有此先入印篆，後中日「間島」交涉，終於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締結「中日圖們江滿韓界務條款」，規定江源地方以石乙水爲界。雖因獲得「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中之路礦特權利益，而對界務讓步以爲交換，然亦清末全部外交中，除曾紀澤收回伊犁，吳大澂重勘吉林東界而後，稍有成就者。是則二十年前上國之不能令藩邦信守者，此時竟以弱國口舌爭得自強權手中，於是見吉林通志於國有功。

惜所附「吉林舊界全圖」，原爲表示盛時版圖所極北負大興安嶺，東包苦夷（庫頁）（薩哈連）全島，幅中乃屢繪俄約訂後新線，殊與圖義不合，讀者尤易誤會以爲此線卽指舊界。

至若所志聖訓、天章、輿地、食貨、經制、學校、武備、職官、人物、吉金、以及

志餘，就其資料價值而言，如以新時代新方法處理，則女真之族，自其原始森林採捕、狩獵、游牧、逐漸蛻進於農業，而城池學校，三百年一瞬由獠狽進於文明，終則掙扎於工商勃興，世界角逐之場，爲區域研究、及人類社會進化之跡提供類型，爲與相關連之各部門學科，儲積猶待發掘無窮之記寶藏錄，在於是焉。余但取重武備志分界目述以己意，爲影印斯志作序，豈非因遭逢世亂，知識界神經極端敏感，而亦有不得不爲之之時也耶。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序於臺灣

重印吉林通志序

粵稽肅慎故壤傳於楛矢之通吉林新名

定於鎮守之設薩氏撰紀始有專書

薩英圖氏

作吉林外紀

忠靖創修乃成通志

忠靖公長順任吉林將軍

創修通志

夷考其時秉筆之彥多屬通才

李侍講桂

林楊太守同桂皆精於輿地之學

言皆整練事甚賅密綜

其經略可得而言竊原方志之作爲史支

流前代大事在斯必書廣西通志

謝啓昆著始

創事紀此善例也盛京通志不載大事實
為闕略本書發凡起例紀載特備至於疆
域山川總以輿地之名寓賢列女併入人
物之目皆能化碎為整便於檢尋此體例
之可尚者也復次則比緝吉林文獻每優
於徵今而絀於考古肅慎挹婁之建國扶
餘勿吉之分疆其在漢唐以前書缺有間
可弗論已惟於渤海則有五京十五府六

十二州之建置於遼金則有東京道上京
路之遞嬗於元則有開元海蘭水達達諸
路於明則有奴兒干都司諸衛碁布境內
在所宜詳本書始終條理得其大齊此考
證之可尚者也若夫洪紀具在葉志尚存
因譌信譌更僕難數一忽汗也而謂遠在
遼陽一開元也而謂置諸奉省一顯州也
而謂即今廣寧皆以毫釐之差而致千里

之謬本書悉為辨正務得其真此又斷制之可尚者也夫折衷六藝高挹羣言今人或不如古補苴罅漏網羅散佚後人轉勝于前盛京通志兼載吉林餘事所及殊少縝密間附證義復多乖忤其有待於後人之訂正者勢也創修本書之時地闢民聚庶事綦繁車書大通制度具備載筆之士易於致功者亦勢也惟謝氏創立志體壹

遵於史有紀有傳有表有譜

此即諸史中之志以避其

名改稱曰譜

於以備一省之要刪成不刊之鉅

製而本書則依仿盛京統名曰志斷以新

制殊未為允此體例之應變革者一至以

額多里城為有清肇基之地間採彭光譽

之調言

卷二十四彭光譽額多里城考以方音之偶同遽下斷定實與清國

史城在長白山東之語相近人已考辨不具引

以遼東都司為

遼東郡同未考明代之建置

卷百二十吉林城東阿什

哈達摩崖題云洪武某年遼東都司都指揮使劉率師至此誤以都司為郡同蓋以形似此遼誤之待糾正者二近四十年吉而誤

林一省建置實多舉凡郡邑之增析官制之因革天產之濬啓人文之蔚興以及地中之蘊山陬之遺烏集鱗萃炫美爭奇皆方志之所宜詳多本書之所未載則重修之議有不容或緩者已惟是方志同於史裁與其重脩不如補輯重脩則掠人美補

輯可存其真允宜續作補編期成璧合前
志所具無事再詳其中舛謫則為校記以
附於後庶幾界畫分明兩無牽越卷帙簡
短較易程功此又重印本書之微旨也榮
厚游官是邦朏將十稔每尋往迹輒發陳
編慮典要之就湮欲纂修而有待乃為請
於長官商諸寅好醵金重印先廣流傳版
業具存無勞龜手之苦殺青可寫已呈不

脛之觀謹於校印餘畧撫舉所知略商利
病後有作者或有取焉

中華民國十有九年 長白榮厚撰

長白寶熙書

臣長順跪

奏爲勦修吉林通志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

臣

聞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書序曰九州之志謂

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是後世方志之書所由昉也吉林極幽營之東北控遼瀋之上游襟帶江山表裏華甸土苞上壤地跨勝形信神明之奧區寔守國之利器漢唐以前羈縻勿絕迨遼金元明爲州爲部爲路爲衛分土受治漸啟規模洪維我

國家肇啟大東衍源長白考諸鴻烈是爲報德之維朔

自

龍興寶始發祥之地高山

天作豐水

謀詒

太祖

太宗威揚撻伐式昭七德

垂裕萬年

世祖克成厥勲奄壹區宇

列聖覲光揚烈丕顯丕承

厯念舊邦聿隆

作述欽惟

皇帝陛下纘承統緒

寅紹丕基緬懷

締造之惟艱深維本根之至計

特允前將軍銘安之請添置官吏墾闢荒萊

闔澤宏敷隆規大起而且整軍經武設戍已之屯防招
民實邊增庚戌之土斷形東壤制視內地無少殊其
疆域則視內省爲尤重允宜編諸方策垂示無窮而
三百年來省志未立無以恢宏